

開放文學 - 歷代筆記 - 夷堅丁志 卷第十七

甘棠失目 番陽鄉民甘棠、病失一目十年矣。淳熙三年六月一日、夜夢僧持數珠誦經，珠色瑩黑，光耀可愛。試求之，得一珠而覺。後四日，以事入郡，出城東，於永平橋眾中見道人，頗而長，著黃布袍，顧棠來，徑前攬其衣，曰：「與我偕去。」棠疑且懼，卻之。曰：「素昧平生，適未嘗相犯，何遽爾？」道人笑曰：「但來當示汝好事，既弗可脫，不得已隨行。」百步至江岸，岸先橫巨舟，即挽使登。鷁首掛金書牌刻敕賜職醫字，左右侍女數人，美容麗服，向所未睹。道人云：「汝失明久，今夙緣相值，當為汝醫。」棠謝曰：「眼壞十年，瞳子已枯，雖醫何益？」道人不聽，強令仰臥，使四女分執其手足，取銅箸搜攬眶間，痛不堪忍，泣而言感君恩意。吾尚存一眼，實不願醫，乃掖之起坐。一女傾瓶中湯半杯與飲，頗覺甘美，正念少憩，復拉臥如初。棠知無可奈何，委命而已。箸再入眶，覺腦後如鉤出一物，徐以片紙掩其上，有頃去之，持鏡使照，則雙目了然，了無痛楚。棠驚喜起拜謝，請暫還。既至邸，為人言所逢，無不駭異。好事者十餘輩亟隨之，及舟處略無見矣。棠時年三十八，其所居為崇德鄉，自初得疾，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，香火供事甚謹，茲殆佛力雲。

琉璃瓶

徽宗嘗以紫流離膽瓶十付小璫，使命匠範金托其裡，璫持示苑匠，皆束手。曰：「置金於中，當用鐵鎗熨烙之乃妥貼，而是器頸窄不能，又脆薄不堪手觸，必治之，且破碎，寧獲罪，不敢為也。」璫知不可強，漫貯篋中。他日行廬間，見錫工扣陶器精甚，試以一授之。曰：「為我托裡，工不復擬議。」但約明日來取，至則已畢。璫曰：「吾觀汝伎能，絕出禁苑諸人右，顧屈居此，得非以貧累乎？因以實誌之。」答曰：「易事耳。」璫即與俱入而奏其事，上亦欲親閱視，為之幸後苑，悉呼眾金工列庭下，一一詢之，皆如昨說。錫工者獨前，取金鎔治，薄如紙，舉而裹瓶外，眾咄曰：「若然誰不能？」固知汝俗工，何足辦此。其人笑不應。俄剝所裹者，押於銀箸上插瓶中，稍稍實以汞，掩瓶口，左右湏洞之，良久金附著滿中，了無罅隙。徐以爪甲勻其上而已。眾始愕眙相視，其人奏言琉璃為器，豈復容堅物振觸，獨水銀柔而重，徐入而不傷，雖其性必蝕金，然非目所睹處無害也。上大喜，厚齎賜遣之。子又記元祐間，中官宋用臣，謫舒州，郡作大樂，鼓甚華，飾以金彩，既登架，旁鑼忽斷，欲剖之，重惜工費，宋命別為大環，歧其股為鎖須狀，以鐵固鼓腹之竈，即敲環入竈中，才入而須張，遂不復脫，是皆巧思得之於心，出人意表者。前事劉子思說袁仲誠

丹陽袁仲誠孚自右正言外補，已而為江東提刑。夢人告曰：「真而不倨，曲而不屈，其義如何？」夢中不能答。明日，以語館客范存誠，存誠曰：「下文蓋雲命世亞聖之大才，真吉夢也。」未旬日，袁得風疾，卒於官，識者始解之曰：「二句之上雲，有風人之托物，二雅之正言，袁所曆官及所得疾，皆見於是矣。」何物黠鬼司夢，能戲弄人如此？時幹道三年。

閻羅城

襄陽南漳人張腆，居縣之雁汊，世工醫。紹興十八年夏，夜夢自所居東行二里許，過固城鋪北上，久之入大城，出北門，登溪上高橋，橋上水中人往來如織，見其妻鄭氏亦涉水登岸，欲前同途，轉瞬間已消失，俄別至一城，同行者莫知其數，腆已入門，回問戶者此何郡縣，曰：「閻羅城也。」腆知身已死，甚悲懼，彷徨無計，不覺又前進，至階北，見大門三楹，與眾俱入，過百許步，復至一門，五楹金碧照耀，頃之，又過一門，塗飾益華，兩廡下對列司局，正殿極高大，垂黃簾，腆且行且觀，至東廡吏舍門內，顧舍中人悉冠帶，或朱或紫，前揖之，了不相應，獨一緋衣者微作答，腆立移時，緋衣頗相憫，以足撥一磚，雲可坐此，坐未定，妻忽立於門外，相顧皆漠然，頃之，一人自殿簾出，著黃背子背，拱手仰視屋桷，移步甚緩，若有所思，久而復入，腆問何官，緋衣搖手低語曰：「此閻羅天子也。」腆曰：「適觀狀貌，與人間所畫不同，卻與清元真君甚相似。」言未既，殿上捲簾呼押文字，群吏奔而往，下列囚甚眾，或送獄，或枷訊，或即放去，度兩時許，人去且盡，腆在吏舍，遙見其妻，亦決杖二十，但驚痛垂涕而已，須臾簾復垂，吏還舍解衣，半坐半臥，緋衣指腆謂同列曰：「此人無過，何不令還？」眾皆默然，又言之，乃曰：「公欲遣去，何必相問？」其中一人云：「渠雖欲去，三重門如何過得？」緋衣戒腆曰：「外面如有人相問，但云司裡令喚獄子，腆遙謝而出，每及一門，必有問者，如其言即免。」復尋舊路急行，將近屋東橋下，跌水中而寤，雞既鳴矣，呼其妻，亦瞿然驚覺，語所夢無不同者，妻罵曰：「我方受杖時，君在旁，略不顧我，情如路人，豈可復為夫婦？」遂各寢處，才數日，鄭氏腰下忽微癟，繼生巨瘡，痛不堪忍，凡十日膿始潰，又十日方愈，腆慨然棄家，詣均州武當山，從孫先生者訪道，越十七年乃亡，谷城醫者王思明，與腆相好，景裴弟官襄幕，得於思明雲。

王稹不飲

嚴州觀察判官王稹，京東人，每與人燕會，酒不濡唇，同官皆疑為挾詐，雲得非陰伺吾曹醉中過失，售諸長官，以資進身計乎？益久稍以獨醒侵之，稹長歎移時，愀然曰：「久欲秘此事，諸君既相疑，敢不盡言。」即袒衣示之背，兩瘢相對，如嘗受徒刑者。徐而言曰：「三年前疽發於背甚惡，一日瘡劇，冥冥不知人，或呼使出外，到官府，中有據案，見詰曰：『汝曾為某州幕職乎？』對曰：『然。』曰：『某時某時，某人不應坐某罪，汝何得輒斷之？』對曰：『此郡守之意。』稹持之連日，嘗入議狀爭辨，至遭叱怒，訖不能回。公牘始末具存，恨無由取至爾。」主者命左右云云，一卒趨而出，俄頃已持文案來，主者反覆閱視，喜曰：「汝果無罪，幾誤殺汝，今遣汝歸，呼元追吏護送，吏頗賢，沿路款語，力戒曰：『回世間切勿飲酒，問其故，不肯言。及寤，腥血交流，瘡已潰，即日遂愈。性本好飲，思冥吏之戒，不忍再速死也。』聞者皆慘懼自悔雲。」

淳安民

嚴州淳安縣富家翁，誤歐一村民至死，其家不能訴，民有弟，為大姓方氏僕，方激之曰：「汝兄為人所殺，而不能訴，何以名為人？」弟即具牒將詣縣，方君固與富翁善，諷使來祈，已而答曰：「此我家僕，何敢然，當諭使止之。」彼不過薄有所覬耳，為喚僕面責，且導以利，僕敬聽謝不敢，翁歸以錢百千與僕，別緻三百千為方君謝才數月，僕復宣言，翁又詣方，方曰：「僕自得錢後，無日不飲博，今既索然，所以如是。」當執送邑懲治之，翁懼泄，乞但用前策，又如昔者之數以與僕，方君曰：「適得中都一知舊訊，倩市漆二百斤，倉卒不辦買，翁幸為我市，當輦錢以償直，翁曰：「蒙君力如許，茲細事，吾家故有之，何用言價？」即如數送漆，明年，僕又欲終訟，翁歎曰：「我過誤殺人，法不至死，所以不欲至有司者，畏獄吏求貨無藝，將蕩覆吾家，今私所費將百萬，而其謀未厭，吾老矣，有死而已，乃距戶自經，逾三年，方君為鄂州浦圻宰，白晝恍恍，於廳事對群吏震慄言曰：『固知翁必來，我屢取翁錢，而竟速翁於死。翁宜此來，亟還舍，不及與妻子一語，仆地卒，吏以所見白，始知其冥報雲。』

薛賀州

鄭人薛銳仲藏，為賀州守，晚治事且退，意緒忽昏昏不佳，枕胡床假寐，或揖其前請行，身隨以出，到某處，他吏來言曰：「官人傳語使君，使君大期甚不遠，若自此不出仕，前程猶未艾也。」薛寓會稽久，生理從容，宦情素薄，聞之即應曰：「願自此不復仕。」吏即去，俄復來曰：「官人欲得一文書為證，薛索紙筆書授之，吏顧曰：『既已形於文牘，不可復悔矣。』遂去，已而又來曰：「官人甚喜，使君可歸。」薛惘然如夢覺，即日上章乞祠官還越，時淳熙三年，官為朝請郎，為人言少須至大夫，經郊恩任子，當掛冠矣，後二年薛致仕。

三鴉鎮

三鴉鎮在河北孤迥處，汝州魯山縣亦有三鴉鎮鎮官一員，俸入不能給妻孥，官況蕭條，地多塘灘，舍蒲蘚魚鱉之外，市井絕無可買，前後監司未嘗至，有運使行部，從吏導之過焉，入其治，則官吏已悉委去，無簿書可尋詰，徘徊堂上，顧紙屏間題字尚濕。

試閱之·乃小詩曰·二年憔悴在三鴉·無米無錢怎養家·每日兩餐唯是藕·看看口裡出蓮花·運使默笑而去·好事者傳誦焉·蒙城高公泗師魯·紹興末·監平江市徵·吳中羊價絕高·肉一斤·為錢九百·時郡守去官浙漕·林安宅居仁·攝府事·其人介而嗇·意郡僚買羊肉食者必貪·將索買物歷驗之·通判沈度公雅·以告師魯曰·君北人·必不免食此·盍取歷竄改·毋為府公所困·師魯笑謝·為沈話前說·且曰·亦嘗仿其體·作一絕句雲·平江九百一斤羊·俸薄如何敢買嘗·只把魚蝦充兩膳·肚皮今作小池塘·聞者皆大笑·林公微聞之·索歷之事亦已·右四事皆高師魯說

劉堯舉